

【太原园林楹联赏析】7

碑林公园楹联赏析(二)

宋冰

兰气当春静若人  
竹阴在地清于水

潘祖荫(1830—1890),字在钟,小字凤笙,号伯寅,亦号少棠、郑盦。吴县(今江苏苏州)人。晚清书法家、金石家、藏书家。潘祖荫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,其祖潘世恩任武英殿大学士,其父潘曾绾任内阁侍读,咸丰二年(1852)一甲探花,授编修,在南书房任职近四十年。潘

祖荫通经史,精楷法,藏金石甚富。著有《攀古楼彝器图释》。辑有《滂喜斋丛书》《功顺堂丛书》等。

“竹阴在地清于水,兰气当春静若人”为《兰亭集序》经典集字联,见于程廷敬故居、晋祠、常家庄园等处。寓意君子有节似竹,处世淡然若水;兰花通常生

长在深山幽僻之处,如陈子昂《感遇》所云“幽独空林色,朱萼冒紫茎”,也是自屈原楚辞以来的寓意人格节操高洁的典型意象,这副对联不仅是集《兰亭集序》而得,更进一步用“竹”“兰”以喻君子高尚纯粹的节操和品格,令人读之则心生向往,获得内心的安宁。

荡胸生层云  
结念属霄汉

款署“菊□□胡友两正丁卯十月蒋节”。

蒋节(1844—1880),字幼节、又节,号香叶,室名闲偕斋。上海人,晚清诸生。篆刻家,曾受业于莫友芝。善诗文,通金石考据之学,兼善花卉。著有《闲偕斋诗集》。

此联乃集句联。所谓集句联,是指从历代诗人作家所作诗词、文赋、碑帖中分别选取两个有关联的句子。按照对联中的声律、对仗、平仄等要求组成联句。既保留原文的词句,又要语

言浑成,另出新意,给人一种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的艺术感染力。同时,集联还可使人自然地联想到集句的出处,无形中给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艺术空间,这对陶冶情操、交流心灵,大有裨益。

上联“结念属霄汉”,出自南北朝刘宋时期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所作《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诗》,原句为:“结念属霄汉,孤景莫与谖。”

李善《文选》注云:“言所思念,邈若霄汉。”意即诗人对所居

之地周围的美丽景色流连忘返,念念不忘。

下联“荡胸生层云”,出自杜甫《望岳》:“荡胸生层云,决眦入归鸟。”此句意为登顶远望,山势高峻,云层浩荡,令人倍感振奋,顿生豪情。

上联言眼前景致令人流连忘返,下联言山间云雾荡涤心胸。两句皆大气豪壮,情思深远。

杜甫诗句“荡胸生层云”因其开阔大气,适宜抒发沉郁勃发的感慨,在集句联中多处使用。

幽情种竹栽花  
胜事焚香煮茗

汪启淑(1728—1799),字秀峰,号切庵,一字慎仪。自称“印癖先生”。安徽歙县人,居于杭州。清中期著名藏书家、金石学家、篆刻家。其家以世代经商致富,遂捐官为工部都水司郎中,迁至兵部郎中。喜交友,与厉鹗、杭世骏、朱樟结“南屏诗社”。嗜古代印章,曾搜罗周代、秦代迄宋、元、明各朝印章数万钮。又精篆刻,在巨珠上刻篆

文,以补诸品中所未备。编著《猗芳集》等二十多种图书。

汪启淑其人平生有两大爱好,一是酷爱印章,曾编辑《汉铜印丛》等印谱二十八种,可谓是古今无匹。二是有“茶癖”。汪启淑不仅仅是喜茶饮茶,他还凭借着富足的财力,酷收茶书史料,对茶文化的渊源颇有心得。

宋代以后,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常与茶道、佛法相伴,花

香袭人,修竹在侧,亦是士人志趣雅致的象征。汪启淑酷爱古印图谱、论道茶经,这不仅是他的爱好,恐怕也是他脱离尘俗的娴雅寄托。“胜事焚香煮茗,幽情种竹栽花”这副对联就如同其“花怜昨夜雨,茶忆故山泉”的诗句一样,都是汪启淑由商人仕、由仕而士的真情流露,不过是中国古代读书人“内外兼修”的调节与自适而已。



小兔乖乖

张连瑞作

一生执着儿童画

介子平

张连瑞先生早年从事儿童画创作,创办过《红小兵》杂志,中年从事儿童画创作,担任希望出版社的领导,晚年仍从事儿童画创作,今已六十多年矣。涉及画种多样,有中国画、年画、版画、水粉画、钢笔画等等,或插图,或连环画,或组画,或色彩,或黑白,皆不出此域。

正因如此,其一生好心态,故曰天真与年龄无关。蹲下来,以儿童的视野观察世界,难免自己也留有天真。王鼎钧说:“上帝使每一个婴儿都非常可爱,诱惑天下父母甘愿辛勤劳苦抚育儿女。”儿童画的特点,就是要画得可爱。书画之外,做人亦然。

张先生的儿童画中,既有对单个形象的典型化描写,又具有对群组协作的再现性叙述。内容既有配合形势而出者,也有独立成体系者,表现手法同样具有时代烙印。乙未夏举办的《张连瑞从艺六十年画展》、壬寅秋举办的《山西省政府文史馆员“追梦之路”诗书画印作品展》上,他的儿童画作品,均引起过广泛关注。我便属从小翻阅《红小兵》杂志长大的一代,对此格外留心。

儿童画是对绘画语言的唯美追求,以图像建构起了话语体系,以特有的造型语言塑造形象,借助绘画中人物动态与器具的组合、说明性文字的应用、造型元素的秩序建构、多维空间的视角等叙事模式,展开故事表征、时间延续、秩序建构,以形成对儿童图像时间性叙事的追求。张先生早期的儿童画,多以连环画形式出现,篇幅不多,说明文字言简意赅,或刊于《红小兵》杂志,或发在《山西日报》副刊,皆属精品。

看惯了大尺幅绘画,再看方寸之间的小插画,犹如读毕长篇小说,再读一篇千字美文,一股清新隽永、精巧轻盈之感,油然而生;看惯了色彩丹青,再看黑白之作,犹如听毕交响音乐,再听无伴奏清唱,一种无施脂粉、行云流水的原生态意味,不言自立。张先生的连环画作品予人的正是此般感觉。尤其是他早期的黑白连环画,能让人一下子坐在了黑白对阵的围棋枰畔,一下子渗入了混沌初开的二元世界。以黑白涵盖五色,以点线明示动静,以疏密标志虚实,以对比体味意象,是黑白画的基本表现。画无大小、无彩色黑白之分,只有好坏优劣之别。好在标准便是看你能否达到美的境界,对这一境界的追求本就是一种美好。

童子智少,愈少而愈完;成人智多,愈多而愈缺。人有一字不识,而多诗意;一偈不参,而多禅意;一勺不濡,而多酒意;一石不晓,而多画意。淡若故也。小时候,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,长大后,简单是一件幸福的事。越简单离本真越近,越单纯离天真越近,艺术是一种使人达到真实的假想。张先生的漫长从艺经历,再次证明了这一点。儿童画使张先生获益,主要是在心理。

连载



33

李骏虎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《文明叶脉——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》节选

泥泞的路上走成企鹅一样的队伍,没人说话,听见先头船上的人在岸上此高彼低地打手机询问谁在那条船上——各人自有牵挂的人,说不清楚为什么总是在危急时刻会觉得里面有他。对岸苍茫的暮色里,依然有许多刚放完河灯

的人,等着渡船,像是战时的难民。人在天地间活着,除了要面对人心,还要面临困境。活着的继续玩乐,逝去的人像河灯一样逐水而去。无尽的水声里,你能体味到某种彻骨之寒,同伴说话的声音,又像篝火一样带来温暖。

人都平安,历险就成了快乐。但却有人暗中伤怀,这样的氛围里,我们容易想起逝去的人。然而,我却不知道如何去安慰一个伤心的人。在热闹的人群里,怎样去揣度一个人流泪的理由呢?我只知道,一个人自己独处的时候,有很多事情可以伤心。那年,96岁的奶奶去世了,我们都“解放”了,父母到太原给我看孩子。空荡荡的老院子,生长了我们几辈人的地方,荒草丛生,只留奶奶的灵魂蹒跚而去,成为院落的保护神。没人知道,多少年来,我一个人的

时候会突然痛哭失声,怀念那个世界上最疼我的老女人,而我就愿意砍掉一只手臂,也不能换回她对我的一个溺爱的眼神、对我溺爱的抱怨了。我知道,奶奶的去世,意味着我永远不是这个世界的宠儿,我远远地失宠了。清明节或者七月十五,我会去奶奶的墓前磕一个头。我偶尔去那片荒草中独坐,靠着墓碑,承受着夕阳的抚摸,感受着自己还是一个可以蛮横撒娇的孩子。而现在的我,永远不是了。因为那个叫奶奶的老女人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我至死都会用孤独的饮泣来思念她,而这些已经是徒劳。我能理解,因为思念而伤心,是因为觉得她活着的时候对她不够好,愧疚不像这滔滔逝水渐去渐远,心里的伤,只能用泪水去冲刷,河水无能为力。

随笔